

“小勺子”的潮汐食堂

——东台条子泥的鸟、滩与人

□ 李春华

去条子泥之前，我在地图上反复找过它的位置。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沿海经济区，弼港镇东北角，黄海之滨，一串地理名词叠在一起，远不如站在海堤上望出去那一刻来得直接。眼前这片滩涂铺得极开，天与泥在远处融成一条模糊的灰线，那是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，也是中国第一个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。站在那儿，你会觉得这不是陆地，也不是海，是海陆之间一个讲了亿万年还没讲完的故事。

盛夏的风从黄海深处来，裹着又咸又湿的水汽。它拂过海堤，漫进滩涂，把蓝的天和金的泥揉在一处，界线便模糊了。这里没有礁石峭壁，也没有惊涛拍岸的动静。但站久了会发现，它有自己的气势——那种气势不声张，藏在脚底的泥里，藏在潮水每天两趟的进退里，藏在远处鸟群忽然腾空的瞬间里。滩涂不需要谁给它写诗，它自己就是一部还没写完的自然史。

作为中国黄（渤）海候鸟栖息地（第一期）世界自然遗产的

核心组成部分，这片曾以渔盐为业的滨海滩涂，如今已是江苏美丽海湾建设的鲜活样板。潮起潮落间，“水清滩净、鱼鸥翔集、人海和谐”的图景徐徐铺展，以高颜值海湾生态赋能沿岸高质量发展，书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滨海答卷。

潮汐为笔，万物共生

若要读懂条子泥的美，得先读懂潮汐的节律。

等潮水退下去，滩涂才露出真面目。那些弯弯曲曲的潮沟从海边往陆地爬，主沟粗些，支沟窄些，最末梢的水线细得像叶脉，远远看，就是一棵倒着长的树。当地人说这叫潮汐树——水在滩面上冲出来的印子，每天两趟潮水修修剪剪，今天这个样，明天又变一点。我第一次远远望见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滩上怎么会长出树来？

老周站在海堤上，手指着远处说：“你仔细看，潮水上来的时候是聚过来的，像两只手慢慢合拢；退的时候呢，从一道道沟里散开去，从四面八方往外走。”

他说的正是当地人传了很久的一句话——“来如合掌，去如散花”。我盯着看了几趟潮，还真是那么回事。这片海域特殊，两股潮波在这儿碰头，一进一出之间，泥沙被带进来又带出去，滩面上那些细细密密的纹路，就是这么一天两趟、一年几百趟冲出来的。看着看着你会觉得，这哪是潮水，这是一把看不见的刻刀，在滩上画了千万年的画，每一笔都不重样。

走近细看，每道潮沟都是一个微型生态系统。沟底积水清澈，细小鱼虾穿梭其间，蜉蝣在泥壁上横行，沟岸的耐盐植物簇生。不同时节潮汐树各有风姿：盛夏滩涂鎏金，水洼倒映云天；深秋盐蒿转红，潮沟镶上深红绒边；冬日芦花飞雪，又添几分苍劲。日出与黄昏更是绝景——朝阳拉长潮沟的阴影，潮汐森林从沉睡中苏醒；落日熔金时，潮沟里淌着碎金般的波光，整片滩涂都浸在暖光里。

这片由潮汐塑造的土地，更是万千生灵的家园。条子泥地处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

道核心节点，每年春秋迁徙季，数百万只候鸟从俄罗斯远东繁殖地飞往东南亚与澳大利亚越冬，都会在此落脚休整。潮水初退的清晨是滩涂最热闹的时刻，成群的鸕鹚散落在泥滩上低头觅食，远远望去像撒在金滩上的细碎星点。

我们在滩上蹲了一下午，等潮水退到差不多的时候，远处忽然有人压低嗓子喊了一声——勺嘴鹬。我赶紧端起望远镜找。它们个头跟麻雀差不多大，混在一群鸕鹚里头，不仔细看根本分不出来。最显眼的是那张嘴，前端扁扁的，像个微缩的小勺子，在泥水里左右扫着滤食。老周跟我说，这东西全球种群约 600 只（成年个体仅 400 余只），比大熊猫还稀罕，每年倒有半数会来条子

泥待上两三个月。“我们这块滩，是它们的大食堂。”他说话的时候眼里有光。除了这个“小勺子”，这些年小青脚鹬也来得多了，2025 年单次调查最高达 2694 只，创下全球最高纪录，仅此一地便超过此前国际组织对该物种全球种群总数的预估，黑脸琵鹭、东方白鹳、丹顶鹤也时不时露个面。在这片核心栖息区内，据北京林业大学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调查数据，单日观测水鸟已突破 20 万只。

涨潮时分最是震撼。潮水缓缓漫过滩涂，觅食的鸟群成群腾空，成千上万只水鸟同时振翅，遮天蔽日。它们在空中盘旋变换队形，时而如黑云压境，时而如银带飘舞，振翅声盖过潮声——这就是“鸟浪”。我第一次见到时，

站在海堤上半天没动，只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带上了天。

老周还跟我说起过第一次见到麋鹿的情形。2020 年夏天的一个清晨，他照例沿着海堤巡护，远远看见滩涂草甸上有几团棕黄色的影子在移动，个头不小。“以为是哪家跑出来的牛，拿望远镜一看，不对，长着鹿角呢。”那是麋鹿第一次出现在条子泥，从周边保护区自己跑过来的。谁也没想到，短短几年工夫，已经上千头了。它们不用人喂，滩上的水草够吃，沟里的淡水够喝。一个盛夏的清晨我跟着老周去看过，几头公鹿站在草甸深处，角上还挂着水珠，母鹿带着小鹿在后面慢慢走，小东西蹦蹦跳跳的，走几步停下来闻闻泥，又赶紧追上去。老周看着它们笑了一声，说：



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风光

“这些家伙倒会挑地方。”

深秋的条子泥最好看。碱蓬草这时候全红了，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，中间夹着蓝汪汪的潮沟和金灿灿的泥滩，几种颜色撞在一起，像谁调翻了颜料盘。芦苇荡在内陆那边，青黄交错，风一吹芦花满天飞。老周跟我说，这些东西看着各长各的，其实都有讲究——红蒿子长在盐重的地方，芦苇喜欢淡一点的水，潮沟里的鱼虾养着鸟，鸟的粪又肥了滩。“一环扣一环的，”他说，“咱们这儿是大自然的流水线，没一个环节是多余的。”他这话说得简单，我听着却想了很久。可不是吗，潮水来也好去也好，所有的东西都按自己的节拍活着，谁也不抢谁的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退渔还湿，向绿而行

条子泥今日的生机，并非从来如此。

历史上的东台海岸，“淮南盐场甲天下”，渔与盐是沿岸百姓世代的生计依托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围垦养殖、滩涂开发是沿岸发展的主要路径，天然湿地不断被蚕食，候鸟栖息地持续萎缩，互花米草入侵威胁着本土植被，这片国际重要的候鸟驿站，一度站在开发与保护的十字路口。

开船的老李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一直记着。他说小时候滩上什么都有，蛏子、蛤蜊、泥螺，退潮时拎个桶下去，个把钟头就能装满。后来围塘养鱼的人多了，

滩涂一块一块被切走，鸟少了，泥也变硬了。“那会儿没人觉得有啥不对，”他说，“靠海吃海嘛，好像不吃就亏了。”

现在他不开养殖塘了，改开观鸟船。问他怎么想的，他笑了一下：“有一年台风来，外面的塘垮了好几个，这片湿地没事，水漫到半截就散了。你说它有什么用？保命用。”老周在旁边补了一句：“以前大家觉得滩是地，挖一铲是一铲的钱，现在晓得了，滩是屏障，是鸟的‘饭碗’，也是人的。”

退渔还湿是治理的关键一步。沿岸逐步退出围塘养殖，将人工养殖塘修复为自然湿地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当属720亩高潮位候鸟栖息地项目。这片原本的养殖塘，经生态改造后成为涨潮时鸟类的“避风港”——当外海潮位上涨淹没觅食滩涂，候鸟便可飞入这片区域继续休憩觅食。这片区域高峰期可容纳近19万只水鸟，被誉为“中国样本，国际范本”。

互花米草的治理也在持续。老周蹲在滩边拔了一棵草递给我，叶子硬挺挺的，秆子比筷子还粗。

“这就是互花米草，以前滩上到处是这个，”他指了指远处一片绿得发暗的地带，“你看看那儿，本来该长红蒿子的，全叫它占了，密得人走不进去，鸟也落不下脚。前些年滩上的底栖生物越来越少，就是这东西闹的。”根扎得太深太密，泥里的蛤蜊、沙蚕活不了，

候鸟来了也找不着吃的。这几年一直在清它，割的割、翻的翻，再把本土的盐蒿和芦苇补种回去。“你看那片，”老周抬了抬下巴，“去年还光秃秃的，今年盐蒿又长回来了，底栖动物也跟着回来了——泥里有东西吃，鸟才肯来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，望着滩面，好像在跟滩涂对账本。

2019年7月5日，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黄（渤）海候鸟栖息地（第一期）获准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条子泥作为核心区域，从此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。以此为契机，当地建立起更严格的保护机制，划定保护红线，规范人类活动，常态化开展生态监测，让湿地保护有了制度层面的坚实保障。

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对立面。随着条子泥生态名片越擦越亮，昔日以渔盐为主的产业结构，悄然加入了生态旅游、自然研学、观鸟经济等绿色新业态。每到候鸟迁徙季，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、自然研学团队纷至沓来，沿岸的民宿、餐饮、生态导览行业随之兴起，当地百姓吃上了“生态饭”。曾经偏居一隅的海滨小镇，因一片湿地的保护而声名远播，高颜值的海湾生态，正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。

从向海索取到护海而行，从开发滩涂到守护湿地，条子泥的转变印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。

人海共生，初心守望

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，是一场人与海的双向奔赴。

老周今年五十多了，是土生土长的弼港人。他年轻时是地道的赶海人，潮退时背着竹篓下滩，刨文蛤、拾泥螺，靠着滩涂的馈赠养家糊口。“以前总想着滩涂里能多挖点东西，日子就能好过点。”他说。

变化是慢慢发生的。镇上开始宣传湿地保护，说滩涂上的鸟是国宝；后来退渔还湿，养殖塘改成了候鸟栖息地；再后来成立了管护队，招本地村民做护鸟员、巡护员。老周报了名，每天沿着海堤巡护，劝阻违规赶海的人，观测鸟类情况，清理滩涂上的垃圾。“以前赶海是拿东西，现在巡护是守东西。”他笑着说，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，可看着鸟越来越多，麋鹿也来了，心里慢慢生出了自豪感。像老周这样从“赶海人”变“护海人”的当地人还有很多，身份转变的背后，是沿岸百姓生态意识的觉醒，也是美丽海湾建设最扎实的民生根基。

除了本土管护员，条子泥还凝聚着更多人的坚守。25岁的小陈是自然教育机构的研学导师，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这里。她带着孩子们在滩涂上辨识盐蒿和芦苇，在观鸟棚里教他们用望远镜分辨鸬鹚的种类。“有个10岁的小女孩，第一次看见勺嘴鹬的时候哭了，说它那么小，

那么努力地活着，”小陈说这话时眼睛亮了一下，“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有意义。”像小陈这样的年轻人还有不少，他们选择留在这片滩涂边，把生态的种子种进下一代心里。一位从北京来的鸟类摄影师老赵，连续6年来条子泥蹲守，他的相机里存了上万张照片，记录着鸟的增多、滩的变化。“我拍的其实不是鸟，是这片滩的体检报告，”他说，“每一张都在说，它越来越好了。”

对于当地居民而言，美丽海湾建设带来的不只是生态环境的改善，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。曾经滩涂边的养殖塘气味刺鼻，如今推窗就是好风景；曾经年轻人都往城里跑，如今生态旅游兴起，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；曾经只知道滩涂能产鱼虾，如今说起家乡是世界遗产，满是底气。海湾的变迁，最终落到了每个人的生活里，有温度，有质感，有盼头。

远道而来的游客也在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有人为了看一眼勺嘴鹬专程而来，在观鸟棚里静静守候数小时；有人带着孩子在潮汐树边听自然导览讲解潮汐的奥秘；有人站在海堤上看鸟浪腾空，被万千生灵齐飞的场面震撼，从此记住了黄海之滨这片神奇的湿地。

从建设者到守护者，从本地人到远方客，无数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。这片海滋养了沿岸的人，沿岸的人也反过来守护着这片海——人海相伴、共生共荣，正是美丽海湾最动人的内核。

尾声

暮色里我又站上了那道海堤。风从滩面吹过来，带着泥和盐混合的气味。潮水正在往上涨，声音从远处一点一点逼近，像有人在慢慢展开一匹布。鸟已经安静下来了，偶尔有一两声短促的鸣叫从芦苇那边传来。老周收工前跟我说，他每天都要在这个钟点站一站，“听听潮，看看鸟，心里踏实”。我不太会形容那种感觉，但站得久了，好像也慢慢摸到了一些什么——它不是那种需要说出来讲给谁听的东西，就是潮声、鸟鸣、风声混在一起，你站在那儿，不觉得孤单，也不觉得小。

天快黑透了，我才从海堤上下来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潮声一直在身后跟着，远一阵近一阵，听着像是滩涂在自己翻书。老周已经骑上电动车走了，临走撂下一句：“明儿潮水时间跟今天差不多，你要来，还那个点。”

我回头看了一眼。暮色里的条子泥什么都看不真切，只能隐隐觉出那片滩还在那儿，潮水还在往上涨，明天退下去之后，又会有新的鸟落下来，新的潮沟长出来。老周们还会骑着车沿着海堤一趟一趟地走，看鸟、看草、看泥。这个海湾不说话，但它的日子一天也没断过。

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好的样子了。没什么可总结的，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老周说得对——心里踏实。

（李春华，文学爱好者）